

文

獻

徵

存

錄

文獻徵存錄卷九目錄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何焯

吳農祥

曹一士

雷鉉  
童能靈 張鵬翼

梁同書

任大椿  
任兆麟

張惠言

孫星衍  
王昶

羅有高 鄧元昌

桂馥

丁傳

袁廷檣 顧廣圻 鈕樹玉

程瑤田 方粹然

嚴元照 翟灝

文獻徵存錄卷九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何焯

何焯字岷瞻又字茶仙號義門長洲人好讀書性耿介絕俗有同友過堯峰免水禪院訪過菴長老云道人種松罷近水開禪關微塵吹不到白雲相與閑偶尋林外約引我過前山倚杖看奇石徘徊殊未還詩品孤潔如其人其讀書必審必覈所見多宋元槧本一一記其異同楷法極工整蠅頭朱字粲然盈帙好事者得其手校本不惜重價購之虞山錢尚書謙益及桐城方苞不喜

之焯頗右之謂虞山後更無人矣蓋焯少受學於邵僧  
彌僧彌出自虞山也苞持論雖爭之力然每有作必問  
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幸以告我是能糾吾之短  
者也既以諸生遊京師受知於尚書徐乾學已而失其  
懽又遊尚書翁叔元之門叔元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斌  
衆皆憤慈谿姜宸英移文譏之焯上書請削門生籍叔  
元大恨大學士李光地重其博雅厲志特疏薦之

賜舉人侍直南書房康熙四十二年再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侍直如故散館入下等畱館肄  
業又十年授編修時有忌者中以蜚語謂其失職怨望  
所黜定書下語尤悖遂送詔獄悉籍其邸中書以進

聖祖自檢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其中實無失職缺望  
語見其辭吳縣令餽金札葉歎異之盡還其書但解官  
而已仍參書局校書事六十一年六月病卒

上聞悼惜時方有用焯意歿後超坊局階贈侍講學士  
所著有道古錄若干卷未雕行爲人竊之去惟校定困  
學紀聞行於世今世所傳義門讀書記則焯嘗訂定文  
選及杜甫詩或列其評語以爲書真贋參半不必出焯  
之手矣全祖望曰焯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顧獨篤志於  
學其讀書旁推交通如繭絲牛毛凡所持論攷之先正  
無一言無根據吳下多書估焯從之訪購宋元以來舊  
槧本及故家鈔本細讐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

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繆讀者沈迷於中而終其身未曉也少嘗選定坊社時文行世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尙未洗淨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歆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其所得益自此遠矣

吳農祥

吳農祥字慶百號星叟錢唐縣學生明宮允太沖長子  
著有輿圖隸史彙考補錄文獻通考嘯臺讀史綠窗讀  
史梧園雜志宣齋南歸雪鴻流鉛嘯臺等集乳哺時啞  
啞私語皆建文遜國時事過十歲方不言少時在陳函  
暉家以芙蓉露下落試之立成贈陳云一輩少年爭跋  
扈明公從此願躬耕陳奇之與志伊齊名皆博綜能文  
虎林呼爲二吳尤精於易與毛西河善又有錢邑志林  
唐詩辨疑詞苑等書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陳鼐永薦  
謂經國鴻業固賈生晁令之儔卽雕蟲小技亦相如子  
雲之亞益都相公古文則稱農祥汪琬儷體稱農祥及  
文獻徵存錄

卷九



陳維崧詩賦亦稱農祥毛奇齡小詞則推維崧彭孫遹越閩又以農祥爲首入都止竹林寺不遇李之芳尙書定閩亂將致之幕府不就歸家以著書自娛有畫圖梧園記云余舊業在錢塘門東有梧桐數十本顧而樂之因自名曰梧下先生家貧質之鄰家意忽忽不樂有客見慰曰請爲先生實之遂圖畫梧桐數十本見貽曰此梧園也先生其自爲之記若夫止稱五沃樹記九枚比屋亭亭遙集將雛之鶴虛簷厯厯爭棲引子之烏南岳舊歸北窗栽得玉郎三尺循後會以重來金管一株聞清歌而不去雜惠施之雄辯紀何遜之雅游同挹深杯兼聆譚柄雖命多顛賴勢等孤生運迫流離體符半死

而形成兔目節等宮槐皮躍龍鱗莖含庭柏幢幢車蓋  
定依先主之桑濯濯闌干猶望桓公之柳風高廉懦植  
孤竹而危吟姓託虛無數長梧以述願爾乃蓬蒿一畝  
蘿薜雙扉蟻垤常遷蜂房恆閉棠梨舊館已屬他人叢  
桂小山難招知己空庭老樹悉歸朱戶之家若木一枝  
僅傍丹邱之樹垂垂銀漢指天上之匏瓜纂纂紅牆隔  
鄰家之甘棗於是吹臺朗月不入虛帷睥井迴飈隨投  
警枕結根幽谷暗滋元雨之陰接葉阿房靳吐黃鐘之  
律豈非生由位賤探鳳穴而無奇名以人卑排龍門而  
獨立者哉客有畢宏後輩曹霸前身點染煙霞淋漓邱  
壑烘雲吸霧玉除之芳草爭飛量雨論晴金谷之名花

如醉怒拔凌雲之廣圓拏攫蛟龍纖抽撲地之平臺  
迷蛺蝶解衣槃礴袖筆凝思傾北部之臙脂注東方  
沆瀣於是吳宮萬頃齊殿千條影始扶蘇聲仍激楚  
瀛洲之呪活翦列華池若聞苑之移來刻成清露劈  
白蘭啟溪閣之千層裂取紅綃豁風亭之百尺淺深  
磴各置藜牀高下雲廬何煩竹杖莫不蔽虧丹廡照  
碧林草帶交暉苔衣胥化神游未幾恍登庾信之園  
實不忘突入潘尼之宅猶記韶光初麗淑景方妍紫  
則亟欲生雛斑鳩則驚看逐婦微茫吐葉漸分萸莢  
形次第含苞徐茁楊稊之色銅溝漲綠金市鋪丹吹  
紅綿在別院將飛之後積來白毳是春城不埽之初

節序則徵信周書紀月令則私占戴記江光寒食霽景  
清明乳酒重門墮懶脂而立溼華藏深巷啄雀喙而成  
膠戲可爲珪取能扣鼓已而麥秋近熟梅信微蒸飄來  
柏子之香捲盡蓮花之漏洪枝驟大修幹斜垂滴入清  
油聯徑則陰森十里瀉開朱霧交柯則覆蓋千人導巫  
雨於青天都成卵色嘆湘瀾於白日皆作魚鱗陰兔迴  
標陽烏斂轡所以科頭老子晞髮才人苦澤國之餘波  
畏炎洲之烈燄築長春之館無地埋愁尋消夏之灣何  
時寄跡細房蓮淨便擬乘舟長鬣松青卽懷舉扇況復  
披襟列坐解帶孤眠駕衆竅而常虛鼓洪濤而不斷耶  
秋隨白帝序易黃姑玉擲參差不盡長年之怨金投瑣

碎逾深寒士之嗟每飄逸響於琅玕時中清商於琴瑟  
空階蟋蟀祇助蒼涼隔嶺蟪蛄彌增哀訴挂珠簾而晝  
入拂羽帳以宵飛那藉嚴霜爭橫衣桁不干落照還上  
欽梁昔也少婦多愁文人失職暫看旅雁輒傷遲暮之  
心纔對嘯猿遽掩盈懷之淚煙霏露壓竹奚託以相思  
月白風清荷何因而說恨此則子良有賦忻表賞之在  
今沈約含悲俟末光而未照者也至生梧子實結桐花  
小似綠珠朗於紅豆鮮同菱花光浮琥珀之樽軟類蓮  
房影亂芙蓉之府當其離離承萼葦葦垂條味溢三危  
香盈百和杏梁奔迸雕陵之鵲羣飛薄水澄泓灌瀆之  
魚畢集從茲幽緒雅合清襟供茶竈之餘歡佐酒鑪之

佳賞銜來丹羽貪分鷺鷥之糧馳送朱脣狂錫葡萄之  
錦此則晨炊未舉藉以療飢宿醉難醒由之解渴者矣  
不弟此也僕家居東郭地比南宮頻苦囊空尤嗟羹盡  
懟妻穉子餐白石以爲資悍婢愚童向朱扉而請乞三  
聲牛角不無齊國之懷一片猪肝大博屠門之笑近且  
臺難避債室雜催租數卷賜書旋償酒券盈箱小賦亦  
質錢家犬苦飢虛辭主人而遠去鶴窮搖落逐仙侶以  
高騫空畱畫餅之名徒述鋪糜之念藤梢橘刺拉沓摧  
燒葛葉榆皮辛勤採掇何圖金粉遂累丹青畧驅洞壑  
之幽便帶雲霞之麗紅亭細數一縣河陽紫府虛探四  
時建始游絲繞路疊影當關任偷方朔之桃許買王戎

之李柔柯芍藥堪因折贈而傷心弱蔓薔薇競欲徘徊  
而浣手訪衛郎而剪韭致此何難憑張翰以思萁不妨  
相對悲夫貧真原憲亂識王尼詎分梓澤之花猥藉沙  
棠之樹鬱金堂側或有賴於化人羣玉山顛究何殊於  
幻術好事傳觀而動色迺千秋鳳闕之廬故人持贈以  
咨嗟僅一段鵝溪之絹著有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  
文集稱是全謝山謂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大典章正宸  
張煌言事大半舛錯杭州瓶花齋吳氏藏之未能刻也

曹一士

曹一士字謬廷號濟寰青浦人年十五補諸生潛玩洛閩諸書期爲有用之學文譽甚美主江南試者咸欲羅而得之困青衿幾四十年以拔萃貢太學中雍正四年舉人謁選爲如臯學教諭七年成進士大學士陳元龍侍郎王圖炳交薦於朝改庶吉士十一年授編修世宗召見問其年對畢復奏他事旣而大學士宣上意以山西太原知府缺將於翰林中改補一士固辭旋充一統志纂修官十三年五月考選山東道御史高宗御極詔羣臣輪班引對一士首言督撫者守令之倡願其中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



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賢能視其所舉而瞭如今之保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曰辦事勤慎曰不避嫌怨其實迹則大略曰錢糧無欠開墾竭力善捕盜賊果如其言洵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賊汗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夫吏之賢者事上不爲詭隨吏民同聲謂爲不忤然恒愛人惻惻無華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薦剡固未及此得毋反視賢吏爲無能邪抑以能吏卽賢吏乎臣恐以趨走便利爲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揖給爲能則木訥者爲迂疏矣以逞材喜事爲能則鎮靜者爲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爲能則

勞於撫字者爲沽名釣譽拙於鍛鍊者爲才力不及將  
撫拾細故以罷黜之矣至所取者決裂則曰不合誤舉  
於前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誤劾  
者若何誤舉者議罪誤劾者何從問乎臣以爲今之督  
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格之道少損下益上之  
意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所關也敢請特頒  
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  
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是知人之哲卽安  
民之惠也疏上播告天下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謂古  
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尙  
之美惡卽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

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僻而堅  
言僞而辨雖屬聞人聖人必有兩觀之誅惡其惑衆也  
往者造作語言頗有背逆之迹如戴名世汪景祺等因  
其自蹈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  
陳鵬年任蘇州游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爲古來誣陷善類太率如此如神之  
哲洞察隱微可爲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往往挾睚眦之  
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  
方窮鞠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  
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  
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未可以爲援古刺今卽

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  
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  
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

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竊謂大廷之章奏尙捐  
忌諱草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  
苟無的確蹤跡依律反坐以爲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  
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遷工科給事中故事御史以  
資俸次第轉科一士入臺僅六月人以爲美遷尋又陳  
各省興作官吏尅減工料價值之弊請一切營造開濬  
所需物料工匠遵部例估有成數卽飭府州縣刊刻懸  
示工作地方俾衆目共覩少有伸縮出沒人人得以指

證安有籠統開報侵冒追賠之患哉又陳州縣讞獄胥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所言皆下部一士入翰林未散館卽分校順天鄉試禮部尙書任蘭枝爲主司賞爲得人第一仲兄老而舉於鄉計其來至蘆溝橋迎之其下第歸也欲別涕泗不止踰年兄卒服素茹蔬者浹日歎曰我不能解職治喪猶愧古人也卒年五十九疏草皆藏於家詩不肯隨俗時露奇警鸚鵡云十年廡下高人跡萬里秦山故國心

雷鉉 童能靈 張鵬翼

雷鉉字貫一又字翠庭汀州人幼篤志深思漳浦蔡世遠自史館假歸主鰲峯書院鉉從之游爲都講舉雍正元年鄉試至京師祭酒孫嘉淦薦爲國子學正十年成進士大學士朱軾薦之選庶吉士內閣學士方苞負天下重望爲館師獨心契鉉以第一流人相許與名公卿論人材必首及鉉曰是有守有爲始終不渝者也尋乞假歸乾隆元年傅

皇子賜第內城感疾未與散館卽除編修遷左諭德時余棟同侍學而父服未除因奏言左右侍學之人貴明大義篤人倫乃於學術性情有助今棟隱忍父喪則講

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棟由是得歸終制再遷爲少詹事徙通政使十一年上言曰

聖諭戒飭臺諫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途此裁成激勸冀以古純臣爲法也然臣子不惟不可計利并不可好名而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好利孔子稱舜之大知曰隱惡揚善則知舜之時不皆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之揚之是以嘉言罔伏用成執兩用中之至治也復請任忠良練達之臣屏諂諛容悅之習不爲無事之游幸以增費累不耽無益之玩好以妨幾務並嘉納之尋視學浙江令學官月試士擇經義尤粹者舉焉又各授以朱子小學及平湖陸氏年譜俾爲準則

名儒宿德輒就訪之調江蘇擢副都御史再調浙江值杭州嘉興歲饑民食草根木皮且盡有司隱其實鉉貽書兩府言之不聽遂封章奏聞

詔加賑焉民賴以甦二十一年以母老乞歸甫終喪以勞毀卒年六十四鉉論學宗朱子而以薛瑄陸隴其爲譜牒嘗曰象山姚江人品事功卓然千古其論學則恐貽誤後人作象山陽明禪學考示學者又曰孟子謂夷惠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又謂其爲百世之師後世如陸子靜王陽明陳白沙論學術者必辨之然其砥節厲行以之鍼砭鄙俗不亦百世之師耶其持論之平如此鉉論禮守方苞說言易本之李光地著自恥錄聞見偶錄



三卷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及經筵堂集三十五卷鉉同縣人童能靈張鵬翼皆一時雅士

童能靈字寒泉諸生嘗與鉉論易鉉主李光地能靈言易主河圖以明象數之學有周易賸義二卷冠豸山堂集二卷

張鵬翼字蜚子康熙閒歲貢生銳志問學著讀經說畧理學入門孝子傳歷代將相諫臣三譜二十二史案中  
華世統圖說芝壇日讀小記年八十三卒鉉嘗稱閩汀學者以鵬翼爲冠冕云

梁同書

梁同書字元穎錢塘人父詩正官至大學士諡文莊同書生而肥白如瓠長者憂其不壽文莊未達居鳳皇山麓夫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同書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稍長貌甚癯愛弄筆翰爲擘窠大字輒有法度補諸生舉乾隆十二年鄉試十七年會試下第時文莊受知深以

特恩賜與殿試遂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在詞林稱善書有求文莊書者輒同書代書之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一會試同考官一二十三年廷試二等擢侍講遭所後父喪歸服闋引疾不復出書法益進該究六法少

作書學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書若無意自然高妙  
爲當世獨絕名沸於江南北日本國王有王子好書以  
其書介舶商求爲評品題目琉球生徒自太學期滿歸  
國至門求一見不得太息云來時王命必一謁公而歸  
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王命耳其  
名揚於海外如此五十五年入都祝釐不肯詣時相門  
有以禍福怵之者勿顧也嘉慶十二年丁卯鄉試  
特換銜侍講學士赴鹿鳴宴與後生講同年之誼觀者  
如堵以爲一時盛事也同書不近婦人終身不居於內  
內行甚飭不宴客不作佛事作事從禮不從俗子弟年  
少見長者不敢嬉情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至纖細

必先白有教勿敢違雖老祭祀必躬親之杭城稱家法  
皆曰梁氏也性清約一冠一服終身不易不竇治生不  
受餽遺尙書畢沅自楚贈大硯不納使人委之而去越  
數年友有宦於楚者仍附以還畢善鑒別前人手蹟過  
眼輒判其真僞耄年能作蠅頭楷書精力有過人者同  
書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署其齋杭人婦人童  
子無不知山舟先生善書者晚作書自署不翁九十外  
又署新吾長翁嘗言古書家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  
以僞欺人我性如是然託名以求售者衆矣作書喜用  
許虛白紙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  
鳴和今虛白齋紙盛行潘陳馮皆因以致富同書不喜

浮屠然能淡泊日晏則不食如僧家法喜食楊梅初夏  
每置一棹於齋閣恣啖之生平無夢一夜睡中覺步出  
艮山門行可十許里渡小溪山徑杳然石筍林立路旁  
有小亭亭有碑題曰敬善泉更進境益幽異循前徑返  
亭上有一人相視而笑復渡溪入城至家而寤九十患  
腦疽又夢人贈楹帖十四字皆能記之病遂瘥又三年  
卒目將瞑友人許宗彥在側微笑視之有頻羅庵遺集  
十六卷其與張芑堂論書與孔谷園論書可見平日篤  
志習業也

任大椿

任兆麟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揚州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著易象大意行於世大椿少時詞翰甚美既乃研覃經藝善爲戴慶之學三十四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補儀制司主事禮部四司祠祭儀制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大椿獨欲請於部尙書移司閒曹俾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書誦習以爲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也

高宗徵天下書輯爲四庫全書大椿充纂修官書成又撰全書目錄提要提要者舉也要如書有倫有要之要以案語逐繫本書下覽者若舉物在手標明其綱格統括

其大歸也禮經類下案語詮論不出一手皆大椿詳定  
之人服其清簡而覈嘗蒐輯字林爲攷逸八卷其族弟  
兆麟以爲未備又成攷逸補正附八卷之後焉歷遷郎  
中擢陝西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四所著弁服釋例八  
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  
鉤沈二十卷大椿工五七言有別友詩云無言便是別  
時淚小坐強於去後書又有句云抱琴看月去吹簫愛  
風來人謂不減查他山子田詩集六卷其所自定也王  
西莊曰余所見詩人多矣健於氣奧於思莫任子若任  
子以陸機作賦之年中蘭成射策之選名滿京洛儕輩  
皆推下之其樂府幽深杳冥五言古曲折微至而淡風

遠響又入韋柳之室是真卓然名家者矣

任兆麟字文田籍於震澤爲諸生舉孝廉方正其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一條在三月移時有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又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光祿王鳴盛以爲精愜絕倫也



張惠言

張惠言字臯文武進人少受義經卽通大義年十四爲童子師畱心著述及壯見惠棟所著書好之益乃游心爻繫敷演聖道然惠易遵暢虞翻之旨兼參荀鄭說惠言謂易孟氏費氏所傳各異虞與鄭荀不可合虞出於孟荀鄭受於費今比而同之非其理也乃著周易虞氏義及虞氏消息闡虞之要自序之曰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畧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扶風馬融作易傳授

鄭康成以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惟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湛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講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之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義益盡晦矣

國朝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取孟京荀鄭虞氏諸家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左右采獲十無二三其所述大抵宗補虞氏而未能盡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有唐五代及宋元明朽壞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之力欲一旦而其道復明斯固難也翻之易學既窳又具見馬鄭荀宋氏之書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古書雖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十餘家惟鄭荀虞三家之義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爲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所傳之大義舍虞氏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指爲消息

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道正之也惠言少爲辭賦擬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及壯又學韓愈歐陽修以嘉慶四年成進士官編修作篆甚工列聖加上尊號命詣盛京篆玉寶焉卒年四十二惠言兼通三禮小學嘗撰儀禮圖說又有諧聲譜然其治易實爲顓門凡撰虞氏易禮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數十卷皆羽儀虞氏易者也別有文集如千卷藏於家

孫星衍 王昶

孫星衍字淵如又字季仇陽湖人母夢星墮懷而生年  
十四能背誦文選全部爲諸生肄業鍾山書院友黃景  
仁楊芳燦以詩相酬答有登千佛樓云城東佛樓幾年  
閉塞徑秋藤刺芒利飛燐射屋烏啄牆鬼風吹檐斷佛  
臂此間非墓非戰原豈有厲魄號煩冤青狸捧骨夜窺  
月日氣不足羅神姦迎廊一僧病枯瘠見慣妖蹤訝人  
跡老莎出戶曲復斜反鎖空堂晝深黑樓前慘碧竹作  
圍逼袖細影明寒暉殘霖滴階漬幽血敗粉剝壁生陰  
苔竹梢朦朧上無路疑墮中宵夢游處回頭不憶隔世  
來過眼復恐今生去檐牙壓肩樓角搖驚起穴棟千年

鵲屏聲獨立瓦爭落失勢一墜魂難招原頭日落樹蒼  
莽既下心神久恹恍林端却顧寺角移那得騰身立平  
壤既從錢大昕游研究漢學作河圖洛書考曰漢人以  
八卦爲河圖九疇爲洛書說見孔安國註論語河不出  
圖及馬融註書九疇漢五行志引劉歆說亦同以初一  
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雒書本文禮記疏引中候握  
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  
又龜書洛書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孔安國註繫辭班  
固漢書敘傳及李奇註悉用其說惟鄭康成註易始用  
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  
書今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鄭氏信讖緯之過

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卽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北方元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卽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安國劉歆馬融諸儒所說長於鄭氏矣宋人乃以洪範五行爲河圖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近毛奇齡闢之甚辨而不能篤信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之說顧炎武惠棟知九宮爲易緯而不知其出於黃帝覈宋人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註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註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注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

言又見盧辨有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不知甄鸞以別上下前後之位未言在於龜背大戴禮所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明堂戶牖堂室之數逢十則有餘數若十餘二三十餘六七十餘二之類也盧辨謂法龜文特因九室而言如僞孔尙書傳云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亦卽謂九疇不必是九宮之式也以戴九履一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是龜文亦復何所取義乎太乙九宮式之傳甚古其始實出黃帝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有云眚於三王冰註三東方也云眚於九註九南方也云其眚四維註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云眚於七註七西方也云眚於一註一



北方也六元正紀大論則有災七宮之屬隋經籍志載九宮經三卷鄭元註又稱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唐會要稱會昌三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路史註引壺子云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是九宮之式黃帝時有之故遞甲書亦用其法淮南天文訓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甲戌二終而甲午三終復得甲寅之元如法推之甲寅坎宮則甲戌在離甲戌坎宮則甲午在離甲午坎宮則甲寅在離則西漢人亦多知九宮者故劉歆有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語至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又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註太乙下行九宮

從坎宮始坎中男也自此從於坤宮坤母也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自此行於艮宮艮少男也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乙天一之宮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乙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爲施此數者合

十五言其法也詳註義多未精確或是後人僞託今考  
九宮之法不外陽進陰退起坎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坎  
陽進而上行之坤坤貞於六月未坤陰土退而下行之  
震震陽木進而上行之巽巽陰木退而下行之中中兼  
艮坤坤陰土退而下行之乾乾陽金進而上行之兌兌  
陰金退而下行之艮艮陽土進而上行之離離陰火退  
而下行之坎一陰一陽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動之道陽  
動而之陰陰動而之陽者乾鑿度所謂竝治而交錯行  
間時而治六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謂陰適右陽適左  
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是  
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者唐

會要載九宮貴神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  
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  
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  
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是也九宮卽  
算法之捷故遜甲式用之知日月星奇所在及九星所  
臨自古有之旣非出於龜文亦不得以爲神禹雒書隋  
焚讖緯或尙記九宮以示陳搏遂僞爲洛書於時乾鑿  
度未出宋儒不能博考致爲所惑并忽素問而不觀則  
無能復辨九宮之繇起矣元和江聲註尙書墨守前訓  
星衍爲帝堯臯陶稽古論曰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  
志引康成註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鄭意蓋以堯

稱帝爲同天故司馬貞引鄭注中候勅省圖云德合五  
帝坐星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諡法云德象天地稱帝  
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  
帝尙書緯曰帝者天號天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  
因帝而生義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也古天也天爲  
古之說雖見周書未必唐時卽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  
徵本義惟云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  
爲大解稽古爲同天何以處臯陶稽古之說周書寤微  
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昭天之道  
熙帝之載若古卽訓天則不必稱天道帝載鬼谷子捭  
闔篇云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亦不可稱爲同天

王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漢張載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此用禮記諡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王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但不兼帝字生義究與鄭說不異也政莫大乎稽古稽古卽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仰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故月令俱稱爲帝孔子荅季康子及淮南之言五帝并太昊少昊言之於易繫辭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堯舜稽五帝以制作故亦名

爲帝孔子答宰子五帝德以代太昊少昊實則太昊以  
來五帝法天堯舜稽五帝以同天故名帝也堯典之欽  
若厯象卽黃帝旁離日月星辰帝嚳厯日月而迎送之  
閏月正四時亦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之政命羲和以  
殷中春敬致正中夏殷中秋正中冬卽少皞氏之鳥官  
司分至啟閉者也舜承堯則以假文祖察璣衡闢四門  
法黃帝之坐明堂臨觀天罡文祖四門爲明堂璣衡天  
罡皆北斗也以輯瑞巡守法合符釜山其制五刑亦本  
黃帝李法以十有二牧二十有二人法左右大監及六  
相之命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故曰無爲而治其稽古卽  
法天故曰熙帝載曰亮天功也臯陶輔舜制作故有稽

古之稱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目篇曰若稽古咎繇是也臯陶謨稱天工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明威是堯舜之同天稱帝臯陶輔翼成之故同蒙稽古之號而不以同天解之者臯陶非帝鄭注以臯陶下屬爲句古不訓天聖人立政莫大於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信而好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禮記中庸篇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正言變古之道解者誤以爲復古則孔子祖述憲章皆非邪觀商君書所云反古者未可必非益可證反古之



道之卽變古矣商君非災及其身者邪吾友江叔灃注  
尙書以堯稽古爲同天皐陶稽古爲順考古道前後岐  
說故作此論示之至蔡沈之解稽古直曰在昔旣與馬  
鄭殊如其言則夏之史臣不宜稱皐陶爲古又以文字  
本於六書倉頡篇小學之權輿也其書久佚輯成三卷  
敘之云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  
所益五十五章者漢閭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  
續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爲二卷者杜林  
所撰三倉三卷者晉張軌所合三倉訓故三卷者魏張  
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厯胡毋敬博學在倉頡中揚雄  
訓纂賈魴滂喜在三倉中杜林故亡於隋倉頡三倉及

故亡於宋然自漢及唐汔於北宋傳注字部類書內典頗有引者星衍刺其文爲三卷訓纂解故用說文部居使讀者易於尋覽倉頡始作其例與急就同名之倉頡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題篇凡將飛龍等皆是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備取六藝羣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故七略目之小學揚雄班固杜林已下始有訓故今許君說文解字所稱揚雄杜林班固說卽倉頡篇也許君云鼃揚雄說區鼃蟲名廣韻引倉頡篇蟲名知卽訓纂許君云耐或從寸諸法度字從寸應劭以爲杜林說釋元應禪經音義亦云耐字本從彡杜林改從寸知說文稱或從卽倉頡訓纂也訓纂與訓故俱亡然元應猶稱訓纂

云鰈蛇魚也若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訓纂戶扈鄩三字  
一也王應麟誤以爲倉頡考之通典乃姚察漢書訓纂  
耳杜林書亡見於隋志故唐人引倉頡三倉多雜反語  
實出郭璞爲多或亦名張揖然應劭晉灼及張衡賦舊  
注所稱倉頡皆在揖璞之前實是揚杜之書無可疑者  
今依諸書所引存揖璞名餘或古說蓋未可別且以璞  
注此書親見漢人訓纂諒非無據倉頡本篆書班固云  
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異所謂秦篆又云倉頡多  
古字許君亦云所謂小篆則此篇之字自當具在說文  
而今慄慄巨候之屬並非正字當由漢魏隸書盛行亦  
或傳寫此篇故多譌謬改便驚俗今附見諸部旁標正



者教孝故從孝以此而言甚於馬頭人人持十之類矣  
國家廣求遺書藏在祕閣其有佚者多依永樂大典撰  
集成篇說文旣盛行於時惟倉頡不可得倉頡者許君  
所據特成於衆手又隨章句成義多非六書本訓故有  
異於說文者若陶用甸訓鄙用臺訓強本虫也而以爲  
健殿本擊也而云大堂有謬於說文者若爨從同象持  
甌而以爲持缶繭以甯省而以爲芾聲有長於說文者  
若臙臙俱臙也而以臙爲多汁臙爲少汁繒帛也而以  
爲雜帛繒絮也而以爲細絮觀其會通要是古書不可  
不覽頃興化任儀部大椿集字林八卷雕板行世星衍  
嘗以某歲讀書江甯瓦官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

經并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爲多隨加撫拾兼采儒書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宋人好博如朱文公王伯厚亦未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於世因掄揚其美屬友刊行焉陝撫畢沅重其淹雅請修關中勝蹟圖山海經注及校定晏子春秋遂從入關復游大梁所見前代碑碣甚多才益增博中乾隆丙午舉人是科考官大興朱珪在都中先語人曰吾此行必得孫星衍汪中矣中不應試爲之歎息星衍次年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散館二等改部屬大學士和珅示意欲使往見曰故事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星衍竟不詣

之授刑部主事又三年遷員外郎再升郎中爲法寬恕  
務求平法又議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  
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減匿罪人問擬縱  
囚非正名之義尙書胡季堂是之獄有疑輒請依古義  
平議雅有吏幹然退食之暇不廢文雅有與段大令若  
膺書曰僕趨事西曹從退直後整理舊業雜以人事恆  
苦景短恐學無所就生平好許氏說文以爲微許叔重  
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  
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惜原書爲徐鉉兄弟增加音  
切又頗省改嘗欲校訂重刊行之削去新附字與孫緬  
音二徐謬說懷此有年聞足下致力此書當世精研小

學家如錢少詹王懷祖江叔湮諸君皆稱道足下之書諒不誣也惜僕未之見敢以所聞質之左右僕少讀水經注稱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怪鄭道元讀書鹵莽并說文敘中所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及見日知錄指駁說文又可撫掌今舉其一二如駁說文郭字云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此出新序蓋郭字國名因述其國之事用劉向說也又駁弔字云人持弓會毆禽此出吳越春秋陳音之言皆非叔重臆說顧氏未能遠考又災字爲束縛梓拙則卽漢書瘐死獄中本字無足異者至詆說文參爲商星爲不合天文毫爲京兆杜陵亭爲不合地理則



尤疏陋據說文參商爲句以注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  
蓋言參商俱星名說文此例甚多如倭倭仙人也之類  
得讀倭斷句而以倭仙人解之乎若亳爲京兆杜陵亭  
出秦本紀甯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皇甫謐  
云亳王號湯西夷之國括地志按其國在三原始平之  
界說文指謂此亳非亳殷之亳彼亳古作薄字在倭師  
惟杜陵之亳以亭名而字從高省此則叔重說文字必  
用本義之苦心顧氏知亳殷之亳不省亳王之亳不兼  
讀書矣九經之字具在說文其未載者皆後人傳寫以  
隸變篆之譌今考說文所無之字如書之禰禮之覲傳  
之碣及箴無以下筆不知所從然說文繫傳以禰爲秋

文獻徵存錄

卷九

天 一 有嘉樹軒

畋也玉篇則以祿爲秋田祭字與獮同則知獮卽獮譌  
字繫傳又云儼見也則覲古或作儼而集韻則以覲同  
覲說文自有覲字藏杜預訓爲敕說文有苟自急 句 敕  
也足以當之蔡邕石經寫石碯正作石踏碯字有敬訓  
論語臧踏馬曰恭敬碯爲踏無疑矣爾雅駑斲木據高  
誘注淮南以黃黎爲斲木則駑卽雜字其根素據天官  
書張素爲厨司馬貞引爾雅作張則根卽張字此類不  
可更僕願與足下正定之他時刊三體石經不無補於  
聖學也說文又有不甚可解僕以意解之數事如鬥兩  
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之譌殺從杀聲稀從希聲當是  
古文希卽殺字也希當是尨省文也目人眼象形重童

子也重言積二畫在中象目童子非舜重瞳之謂人象  
臂脰之形蓋側立形但見其一臂一脰其正立形則大  
字象之猶之乙與燕鳥與於南與龜皆象一正一側形  
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誤當爲亼古文肱字龜廣肩  
無雄集韻引廣肩作廣育甲人頭宜爲甲集韻引作頭  
空蓋甲中畫象頭審穴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  
也尤不可解中宮或作中官六甲者星名五龍卽黃龍  
天官書稱軒轅黃龍體五土數黃亦土數此豈中官星  
象乎又六甲卽六十甲子五龍卽五行墨子稱北方黑  
龍是五方之龍五色也或卽人六府五藏三說者不知  
有一當否宣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用漢宮不知出淮南

本經訓武王殺紂於宣室高誘注云殷宮名庠徐鉉音  
女尼切不知玉篇又音牀然則將戕之屬皆以片得聲  
片卽庠字也玉篇集韻校說文大有佳處他時合諸書  
引說文之語校正今本彙錄奉覽或足下深造自得造  
車合轍當助足下張目也僕嘗言許叔重以字解經鄭  
康成以經解經孔門之外身通六藝古今惟此二人而  
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如鄭康成之所以勝於  
馬季長者以其兼通內學故本傳云融素驕貴元在門  
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  
見於樓上而俗人反譏其以讖緯解經豈可謂之知言  
哉漢時有一種天人之學以陰陽五行談性與天道不

過數人如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鄭康成諸儒而已至王肅逆臣之子經學之罪人乃作聖證論詆訾鄭康成六天之說家叔然已駁正之許敬宗唐之姦臣亦斥鄭康成用緯書奈何不察而揚其波乎吾輩同志者賴不乏人惜落落四方耳僕近撰集古文尚書馬鄭注庶此二十九篇之文有專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僞書同立於學官此則區區負山之志願與足下共明許鄭之學於天下也高麗使臣朴齊齋家入貢在書肆見所校書愛之因書問字扁賦詩以贈其名重外國如此除山東兗沂曹濟道時有造匿名書者部使者來案其事連繫數百人供億甚繁州縣苦之星行謂事畢則費省吾試任

其事自夕達旦手定爰書釋數十人推被誣者生平怨家得造書主名案遂結正部使者王日出境去曹南單汎漫決鳩工集夫從上游築隄捍禦五日而畢河帥抑其功不上星衍恬然不屑意賦詩曰黃金與土真同價桑海爲田止片時布政使康基田謂此役省

國家數百萬帑金也權按察使丁母憂歸居金陵祠屋厯主安定戴山書院儀徵相國撫浙時建詒經精舍選英雋之士肄業其中星衍與刑部侍郎王昶主講每集諸生課業問以經史疑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聽摻討書傳以觀其器識人士雍容甚都星衍爲題名記刻石傳之浙俗溺惑風水葬親遷延星衍由秦觀察

藏書曰竊見閣下爲政之意欲異乎俗吏之爲之也今  
監司有專達之責顧一方之弊政重且大者非一人一  
時所能更不能更而言之以招執政者之忌卒無益於  
事僕官山左屢以曹單河工應有童隄格隄請於嘗道  
領之託言無經費而不行此其痔事矣浙之士夫不肯  
速葬閣下所應酌限陳奏以革其俗也浙之多權厝也  
積棺湖干反以速葬者爲忍其親其厝之而子孫有發  
迹者愈以爲得地而不葬或子孫之貧而絕者又不能  
葬是始終不葬其親也聞且棄棺於道斲爲船板矣或  
曰宋時南渡士夫攢厝其親棺以待北歸今居於此者  
何爲蹈其習哉此非示諭勸誨之所可禁又不可持之

太急以苦貧民也按古有未葬不除喪之禮今三月踰月之制縱不能行閣下陳請有終喪不葬其親者官員不準起官士子不準應試商賈平民不準離鄉貿易三年之久富者既葬可依期貧者亦無難舉事其已終喪而未葬事在令前者再請限以一年則部議不至以不便民相格因浙省以推及天下此政一行所謂澤及枯骨也今之言事者動言擇其重者大者夫重且大者既不易更可更者又以爲不足言是終無益於事也人之身有苛疥焉有痼疾焉以痼疾求治於醫醫者曰吾欲得其痼疾而治之豈情也哉或曰浙中權厝者多火生枯木其應多火災或曰積屍之氣經暑中人則爲疫丙



吉見牛喘問之此亦調變陰陽之一端廉車所宜問也  
服闋補山東督糧道湯陵在山西滎河星衍據漢崔駰  
晉伏滔及皇覽說皆云濟陰有湯陵任曹南時嘗申上  
府請釐正祀典至是陵始修整給地畝奉香火立碑紀  
事袁州城外古墓明人題爲柳下惠墓其實墓在奉安  
塢得元時展氏先塋碑爲證嘗按行費縣訪曾黜南城  
葬處及澹臺子羽墓又攷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  
范縣今所傳在歷城者誤爲修築之申禁樵采義士左  
伯桃羊角哀墓亦在縣之義城寺東並攷其事以存志  
乘此非俗吏之爲也嘉慶十六年引疾歸與石韞玉姚  
鼐嘗以東坡生日集金陵詩人於五畝園爲詩紀事卽

用東坡登蔣山韻與會者二十一人亦一時之盛也寓金陵五松祠卒年六十六生平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皆能考其原委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刑曹時卽按集古文尙書馬鄭王注十卷逸文三篇以金滕秋大熟未穫已下爲亳姑逸文其後脫簡合於金滕以其文有以啟金滕之書而誤魯世家載此文於周公葬畢之後成王因雷風乃有改葬賜郊之禮後漢張奐傳注引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國人大恐葬於畢示不敢臣也按之書序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正此事矣漢儒爲今文之學者俱以反風之應爲在周

公死後也歸田後又爲尙書古今文義疏三十九卷積  
二十餘年而後成其所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  
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攷一卷孔子集語十七  
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  
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  
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集六卷岱南閣文集五卷  
五松園文集一卷平津館文集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  
所校刊之書尙多別有治城山館遺文星衍卒後孝廉  
嚴鐵橋輯而傳之嚴孝廉名可均儀徵阮元曰君性至  
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剛和而  
介屢以諤諤者不獲於大府於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

墓之

王昶字德甫一字述庵先世居浙江蘭溪高祖懋忠始遷青浦爲江南籍父士毅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隱寺夢人贈以蘭遂生昶咸以爲蘭之徵後因字蘭泉四歲能誦周伯弔三體唐詩旣長補諸生肄業紫陽書院尙書沈德潛爲院長試韓蘄王墓詩有半壁江山畱戰蹟一家婦女盡英雄之句賞其文采又嘗賦清露滴苔徑暮寒生竹樓尤心醉焉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升之曹仁虎黃文蓮號吳中七子其詩流傳海外日本大學頭默真迦一見歎服附番船上書於尙書人名寄相憶詩一篇士林以爲美談旣又受業於徵君惠棟

講說經訓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歸班二十二年應

召試入等授中書由刑部主事歷遷郎中坐譴謫當戍  
兵部尙書阿桂征緬請釋令從軍緬事罷又從征金川  
授吏部主事積功擢郎中軍事旁午吟詠不廢其詩悲  
壯雄渾格又一變如張說之在岳州說者謂得江山之  
助矣四十一年金川平超拜鴻臚寺卿

賞戴花翎再擢大理寺卿遂貳憲臺大興朱筠有雋譽  
昶亦喜提厲風雅門生著錄各百人稱爲北朱南王外  
補江西按察使以憂解職服除除直隸按察使移陝西  
四十九年固原新教田五叛陷西安州昶守長武以清  
靜鎮物民心大安遷雲南布政使調江西

召爲刑部侍郎以博雅重海內宏長風流模楷後學論者以擬新城王文簡公有兩司寇之目乘驛訊事至江南一湖南湖北二不枉不縱得情而止五十七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以老病乞歸六十年入都與千叟宴歸主婁東講席嘉慶四年入都哭臨

召見陳軍事歸復掌浙江敷文書院弟子益衆永教其爲詩以唐人爲宗蓋猶守沈尙書繩墨不忘師法也六年江蘇學政錢樾請重游泮水率新進謁孔子廟行釋奠禮雍容都雅儒者美之八年卒於家年八十三殯精力絕人晚爲詩益綺麗有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四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卷表潛德備掌故  
咸舊集之亞也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陝西  
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行於世又有滇行日錄三卷  
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  
程記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  
再錄二卷使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卷青浦詩傳三  
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及羣經揭橥五代史注揭橥  
橐皆藏於家

羅有高 鄧元昌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年十六補諸生慕馬周張齊賢之爲人喜讀賈太傅陸宣公書旁及兵政河渠測量諸雜說負氣睥睨儒冠者謂不足用於世也聞雩都宋昌圖有迂怪名欲見之無因府試日五鼓起走署前索得之問寓居而別昌圖字道原縣諸生已謁之自陳所學道原愀然曰非儒者當務之急也則述范文正語橫渠張子語箴之授以主敬持一二銘有高幡然悔因介昌圖受業贛縣鄧元昌元昌爲學以紫陽爲宗者也又見甯化雷鉉鉉戒之曰毋恃聰明恃聰明愚子之流矣由是歸真返樸尋味儒家遺書喜明道象山陽明念菴諸



先哲之論乾隆二十七年貢於太學善長洲彭紹升以  
性命之學相勗厲三十年中順天鄉試明年返鄉里與  
子弟講肄導之爲善興起者衆有高好治古文辭有復  
紹升書曰前日得讀賜書愛我之誠謙沖之德溢於毫  
楮欣悚交集有高自束髮受書知以求友爲志離家時  
忍淚惘惘有重違之邑老父輒誦蘇穎濱上韓太尉書  
以廣之退而自念久隱約窮山中耳目見聞終無能自  
恢大善量局隘過耑將日叢別緒愴結則援茲義以自  
解居京師三年矣微逐散雜終無以發其意乃今得見  
質於足下足下又過侈與之厚自下不顧納人於不安  
非所望也然其中心之所存與其疑而未敢遂者輒復

謹白之幸賜裁擇足下謂學貴求其在我者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則動靜語默皆文也其言確然至當冒圍衆說落華而擯英未有能易之者也至所云文與道離道與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之本如是也夫文與道一而已修之於身措之事業者道也修之於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業而條布其治蹟敷悉其德產精微涵綽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出於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壹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繁著陳修能之矩昭事爲之則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得歧於

道而二之也若夫泥文求道者拘牽櫛比滯悒而失歸  
先不足概於文緣道爲文者其於道卽遠居之不安以  
道爲遽廬其我與道偁背馳不僅僅於離其施之於文  
也駁淺礪而不裕破碎而不周盜據經訓如狐憑城社  
之穴鼠用以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者病異脈同候皆逐  
末昧本滑其天良兒仁義之膚貢鄙倍之實忠信不立  
天者遁其官固非文道之本如是也於道旣粗而文亦  
僞焉者也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味其  
言而論之生百世下上夷攷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勝  
不勝雖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施於事者依其事以攷  
焉其道可知也其不獲施於事者不攷詣其文將闡汶

而靡耑醇疵黑白迷瞀冥莫臬未樹而晷景亂聖人憂  
焉故孳孳矻矻刪述不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以幽萬  
世知覺之倫世儒以聖門顏閔諸大賢不述文遂於文  
與道有軒輊都非事實顏冉先孔子卒孟子紀三年治  
任之文無仲弓閔子騫或亦早卒故希所纂述其時孔  
子在日月正明概羣陰拱伏大致安緘默而已曾子子  
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各護其所聞  
故曾子子思迷作衷一紛錯文大道以作表至於孟子  
大譁好辨之名益自任空言閑距竝厥烈於禹周不爲  
僭未幾道熄文裂功利之焰熾荀卿蹶起黜襍祥明王  
道崇禮矯性以摩世董生闡春秋文陰陽揚子衍元文

法言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友教董生軌  
聖跡其書得春秋遺意班固譏之要未嘗深究其旨趣  
治遷書未精橫相訾訾是時黃老之言徧天下自天子  
太后崇其術父談亦治之至孰習聖緒微茫粗萌芽於  
武帝而曲學阿諛之徒方秉政轅固生申公章句陋儒  
不足該徧大道遷獨奮興正六經爲鵠見於自敘之篇  
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殖皆別具微旨非躬清淳之稟  
而於道有聞者恐未易彷彿也揚子之學見許於程子  
以爲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王劉曾  
明之王歸諸君子其行已各有本末詣故未大醇而確  
分仁智之見足下以爲漢唐諸子皆無與於斯道之傳

此世儒相祖繩過高之論願足下平情稱量衡之於中  
無輕附和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能掩於其文以其  
文攷之則百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小辨亦  
必有所緣襲以自立況諸君子之卓卓者哉抑平其情  
虛以畜之而已矣先儒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  
末夫去聖久遠不因文以見道師法蕩廢當於何見之  
賴斯文之昭垂得以鏡悉先王治己治人之遺規而荀  
氏司馬氏以下各本心得敘列未發隱悞因時察變補  
扶其偏蹟原遠末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行未孰向  
背離合小小瑕釁蓋所不免學者誠負真篤之志博采  
慎思實效乎踐履不以訓詁汨天倪不以丹鉛沒素樸

優游濡浸研慮而說心以崇知而廣業實有助焉其有不得已於身世之故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閤沛然而無疑釐然各當而不舛清明坦夷而無昏瞠拂逆之氣以梗鬱之與道爲體以武往尾來縣古今絕續之隙是豈非可貴可樂而有志者所宜盡心者邪嘗獨居深念上下數千載間戴文名者如牛毛而得系正宗可誦法若前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氣益矜心益大苟揚司馬韓歐諸老不足當一眴所著書汗漫殺衍率陳腐孰爛寶爲大道所寓故文日敝而道愈不明閒取濂溪明道伊川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生世

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寂詆之爲禪而二先生之文包孕  
事理有條而不索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  
其信己其文偃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  
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氣竝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  
辭爲學者鑒擇故君子甚慎乎其文文不當吉凶生疢  
頑啟蒙害政破道皆文之爲生於其心朕兆於語默動  
靜足下所謂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是也幸卒竟之無  
委爲異人任足下方超然慕淵泊之行高舉遠引離俗  
氛而潔立翔今寥廓而愚者聒世諦不休泥藪澤之見  
得無爲足下所笑然感切知愛非足下之前固無由傾  
倒也惟足下鑒其懷裁汰其不中果其向時求友之願



幸甚幸甚明袁黃有功過格言報應之理張爾岐立論  
破之有高申之曰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說其說曰  
人爲善則美報隨之善必有報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  
之天將絜其多寡長短輕重以醕適其等不差爽厥分  
濟陽張子聞而非之曰是異端曲說也是銜小惠微勤  
與天地鬼神市者也是惑於二氏因果報應之言而景  
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以  
成之者也是說也好誕者樂言之遞相扇誘增益傳播  
而不知其悖經誼陰爲吾道螟蟥也何言之爲人臣而  
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爲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  
可謂孝藉小惠微勤邀福報於天不可謂善人不可爲

畏天人捨六經語孟所教之善而學僞善以自私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亂之以私僞彼其說曰吾以濟物也私僞之心積以望報故飾爲善報不至將疑報旣至將怠其濟於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論正矣陳誼高矣反經之功卓矣雖然吾慙杜塞中下爲善之路也張子曰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不自進於善而徒習其私且僞者成其中下士人立身竟甘以中下自域君子教人竟將盡天下之人毆之中下邪羅有高曰是不然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上焉者之於善也成膚革骨髓悉善氣之充中焉者

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浼之若  
涂中下者之於善不善也如景然如夢然不必辨晷也  
顯之嚴王法而勉焉幽之嚴鬼神而勉焉或名譽之動  
而勉焉或章服之豔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上下焉下  
焉者之於惡也成其爲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誣  
鬼神以徑遂其欲者也其爲惡也名譽崇之不爲變譏  
毀集之不爲變公爲之不畏人知誠爲之不屑以僞善  
參之也故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臯者強仁下愚不  
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氣萃而閒有者也下焉者  
天地濁駁之氣萃而閒有者也常有者中人耳而有欲  
畏先王知夫中人之欲畏大可因也是故樹之臯極以

作其製敘之彝倫以理其統 之禮儀以定其位文之  
頌辭以馴其野飾之筐篚燕好以聯其情慮有閭而不  
明也於是通之師友講說以極其奧慮有強而不遜也  
於是邇之音樂鼓舞以感其天繇焉而才美出於其倫  
於是乎榮之爵賞以旌之教周備而恬不率放教俯張  
於是乎施之刑撻以威之移郊遂畫井疆以媿艾之刑  
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亢若是其迂且難也當  
其時無欲無畏中道若性者固有之矣而緣欲畏而服  
教適善者不其衆矣乎慕風聲凜象魏然後明好惡之  
鄉定欲畏之分以畏爲隄以欲爲表勉而趨事者不逾  
衆也乎是皆不能離乎私且僞者也先王不忍殊異之

容保無疆總而教之博之藝術以怡翫之寬之歲月以  
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浹誠信通欲惡泯天則著德產  
精微之致人人曉爲固有曲殺經等繁委之數貫習說  
樂而調敦比而不厭而王道四達矣充張子之說是盡  
中下蕩無入善之路也何也有所欲而好仁有所畏而  
惡不仁是私僞也慕風聲凜象魏以畏爲隄以欲爲表  
者私僞之尤也而先王不忍殊異而屏之者以爲上焉  
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無所畏吾之  
教施之而窮惟誅殛竄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惡不  
仁也誠不誠雜而其於欲畏無不誠其於欲畏也誠斯  
其良知良能之見尚可牖馭而枕之者也吾有以施吾

教矣故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故曰議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張子之說得毋所謂不以鳥養養鳥以己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駭笙鏞而竄匿也且其於天人之際也似察而第離未遽之游意而爲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謂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是自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云爾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其非覲髮闊略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眊故曰各正性命物與无妄也夫然則天之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視人自疏簿書尤密覈矣權衡不言

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  
焉繩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員焉  
此其程品并辨極於錙銖釐忽絜黍而人不謂苛數者  
之陳於前卽大姦滑無所施其謬巧而詭遜人之準威  
福於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網  
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嚴天地鬼神則白矣本  
太一專陰陽柄四時紀日星殽地則曰降之社仁義則  
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降之五祀  
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  
爲田燭帝牛必在滌三月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天之  
寶者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竭作邱乘供齊盛蚩

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地之實者發爵賜服於禘出田邑  
發秋政於嘗大政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以天  
祖綱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卑鞠庖翟關之賤報饗之  
禮達於貓虎中天下而立而不敢擅一事專利萬物而  
示上有所承稟精釐祀典不雜以淫祀而不遺小鬼神  
之勞非以爲文也誠微知夫神明之德幽明之故諸生  
之原其情深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於躬也詳其敷之  
於治也察故其時黎民繼熙鬼神敘懷胎卵遂育繇斯  
道也去聖遠失義而陳數主者怠嫚勉強踵故而行與  
工祝同昧秦漢之際器數壞散飾淫巧雜采陋儒愚巫  
之法施之太常後儒見其誣黷不經矯枉而枉一切虛



冒之曰理僉謂無物視前聖禮制幾若優伶之爲張子  
祖其意不復尋揣本末從而辭之是欲人之誠於善而  
杜誠之原欲人之畏天而以闊略覲髣爲教也張子曰  
吾病夫志爲善而不本於六經語孟也夫六經語孟之  
與袁氏之說相懸也顧待辨說哉雖然吾且通之賈無  
良金所夾之金不中程一倍之再倍之程與良金埒則  
主物者與物矣其與夾惡金而疆賈者殊矣其與造僞  
金充良金者又殊矣其與徒手而志竊者又殊矣其與  
操刃而奪者又殊矣使有告者曰畜良金金不費而貨  
奸彼其不信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無以貨爲也將  
有謁而請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以爲奉袁氏之說而

誠勤循行而不怠是將可與語六經語孟矣吾竊慙夫  
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芽已焦也吾又慙夫精  
造僞金與良金亂也篡六經語孟翼虢虎而拚飛也等  
而下焉不且曰金不中程吾恥之造僞金吾猶有所費  
不若徒手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刃而奪邪張子曰當  
其爲惡不參一善及其爲善不參一惡是惡齊桓晉文  
而取高洋朱溫邪取其爲惡不參一善以其彊資爲可  
用之於善邪是謂操刃而奪者爲可風以純用良金不  
欺邪其不可得已張子曰人胃有積蟲於是乎不嗜五  
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正矣知其爲病急捨所嗜  
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是且不得爲完

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悟而噦無俾其胃而反傷焉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卽未必其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劑也何也世之諱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紀綱紊政刑忒國法不足以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於天取威勸於鬼神其有省身滌惡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幸得之見是也吾則曰誠躁進與幸得與黠桀者將驚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券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猶移其近權寵之心以上邀蒼蒼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改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以求鑑循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幸得之念之非反於公善誠善而不難

蟲殺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厭飫而不捨者矣易曰  
內約自牖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  
其甚哀矜斯人也與人之恕也與善之博也其必不專  
一道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氣積理之  
精博者示爾鬼神者氣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  
自然而不知其暗於覲髯闊略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  
其敝之知於空蕩而嫚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釋之曰民義之奧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  
者猶曰天難諶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不以往惡介一念  
惡鬼神惡之不以往善贖好惡無常惟善惡之鑑非若  
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纏綿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故

曰父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於人也失厝  
則燔無所擇不以久用於人有愛也以斯之謂遠之也  
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  
也者好惡也其頌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  
惡充盈周流乎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嘉  
興盛子之說感應篇文昌陰騭文也其敘感應篇略曰  
太上感應篇其文出於道家其稱舉條目統該人倫於  
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常爲之註而眞希元凡兩敘之  
或以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人過惡之說近於不根然  
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違北斗主代無道諫有臯祭  
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以司命爲首鄭康成云司

命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五祀不及竈司命  
統之今以竈爲司命有繇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原本  
深長矣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傳稱王  
氏之言曰成周以前其俗皆嚴鬼神以書攷之商俗爲  
甚故盤庚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臯疾爲告此因  
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郝敬亦曰三代之隆醇風未散  
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臨之以鬼神則  
懇諭之以災祥則懇後世機致深文巧勝反訾殷人爲  
尙鬼謂祭祀爲矯誣矣此教化所以逾難網罟所以日  
密刑罰所以日敝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  
也故夫子有取於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

所以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其文昌陰騭文敘曰或曰文昌之祀古乎曰古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曰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第五星也春秋元命苞云文昌宮六星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司祿主賞功進士則其所司也或曰星辰與天地同始世之傳梓潼神異甚魏晉間人也而主文昌前此文昌無主乎曰五人帝得配五方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臺駘爲汾神實沈爲參神肩吾處乎泰山傳說託於龍角造父王良以參元象上溯開闢神明之號無非後起何爲獨疑文昌邪或曰梓潼廟祀始於姚秦唐時曾著靈異

見孫可宋祥之集

符初有預擬進士鑄鼎象物賦之事

見葉石林  
巖下放言

以爲神

實司文章而未必合古祀典也曰何必其古合也烈山

氏之子曰柱曰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

來祀之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高辛祀祝融商

人祀閼伯廬山神血食六百祀而見替

見水經注

則神道之

任有更代矣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災咎云者不過

如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已不必操禍福如道

家師巫之說也曰今道家之有天師卽古重黎之職所

以絕地天之通周官春官屬云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

法以循鬼神元之居辨其名物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

雜民之情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智能上下



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爲覲在女爲巫是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此其故也若夫貪冒貨食誣妄人神則末世失其官守而致然非其故也今文昌之教大旨主乎福善禍淫而以孝弟忠信爲集福之本實蒼蒼者鑑於下土人心之日醜特降是教庶幾反之令醇其言質其義顯其該貫日用也廣博而切近農工商賈可與知與能至精而素之性情心術之微士人所不能究而旣是孔門疏附後先奔走禦侮齒人徇路之器也又何疑焉有高善治古文辭其教學者曰治經必通訓詁治註疏必通爾雅說文又謂韓侍郎荅李翱

書有云沈潛乎訓詁反復乎句讀此昌黎爲文所以拔  
出諸家也故有高所自著紛紜大肆如此遭家多故貧  
甚墨墨不自得因徧讀大乘經每下籤說輒有元解道  
林聚可未之或過也俄游粵東爲恩平令李文藻客尋  
自京師詣宜黃有余子安者舍之石甍山精舍日習禪  
誦旣遊揚州入高明寺參貞公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  
奉化西峰菴爲縣胥所疑集衆往捕有高手仆三人自  
詣縣令羈之同年主事邵洪爲之辭得解遂登天童山  
拜密雲悟公像入海禮普陀返自蘇州遊洞庭石公僦  
僧舍以居將買田焉不果再應禮部試得疾南歸至家  
遽卒卒之日盡焚其所著書莫測其意也有高治理學

服膺建甯朱仕琇長洲彭紹升於禪也皈心罄山語錄  
兼通天台賢首諸家以靜土爲歸宿所與常詰難者吳  
中汪縉也有高卒後紹升鈔存其詩文爲尊聞居士集  
八卷雕板傳之

鄧元昌贛縣人弱冠負志氣思以文章自名年十七得  
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爲人之  
道也出入禽門忍不自反何哉自是澄心默坐以觀理  
飭言動嚴視聽博考圖籍約之程朱遺書雋都宋昌圖  
求論學館之於家爲日程疏記言動以相校摘一日昌  
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元昌過窗外駐聽之不覺淚  
下而拜感慟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無蹈吾所悔永

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有田在城南嘗以秋熟日挾  
朱子小學書坐城隅觀穫見貧人子累累拾秉穗招之  
曰來汝無然吾教汝讀書吾自量穀與汝歸羣兒謹爭  
昵就之始則教之識字次使諷章句畧有上口者旣以  
俚語相譬曉泊卒穫羣兒走且嗥曰先生歸矣奈何其  
事之平易近人大都類此平生與人溫溫匆匆未嘗多  
言說人每見之不覺嗒然自失也蓋其學焉有得坦然  
不疑於心确然不沮於俗卒後遺有詩文集若干卷瑞  
金羅有高序而傳之

今案元昌字慕濂贛州人爲諸生

歸兄替而頑事必稟而後行後母弟早夭挾其子與弟  
之子寢於堂課督之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鄧先生有  
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邪見先生過必起立  
如弟子之敬師長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其驗矣

桂馥

桂馥字未谷曲阜人少好六體之學工篆刻風流不減  
文三橋研析經訓又號賅洽嘗謂說文序魯恭王壞孔  
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此禮記非今戴記  
漢志有古禮經當是儀禮其友武億邕其說曰爾雅釋  
言郭景純注引禮記曰扉用席釋詁注引禮記曰安而  
後傳言邢氏證之有司徹士相見禮文悉以稱禮記者  
爲誤或云疑傳寫之譌釋草注引禮記曰苴麻麻有麇  
者邢氏又以此儀禮喪服傳文傳所以解經故亦謂之  
禮記其說歧而不衷於一惟宋張淳儀禮識誤序云出  
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

文獻徵存錄

卷九

至 有嘉樹軒

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乃以見郭氏之所引定名指歸實有所自蓋迄兩漢以來皆指儀禮爲禮記鄭康成箋詩采繁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褐亦作禮記是其證也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銓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馥嘗與厯城周永年置藉書園藏書以資來學祠漢經師於中著說文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晚學集三卷

丁傳

丁傳字希曾處靜耽學嘗讀梁文紀有河東洗犬隴右  
蘭鵠句不解洗犬所出問其父敬舉爾雅釋木遵羊棗  
洗大棗唐以前有大爲犬者白帖集遵羊洗犬爲對  
可證也檢白帖果得之傳嘗謂武進臧庸曰易說卦傳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說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  
萬物所愁苦安得云萬物喜悅乎蓋至秋物皆成實脫  
落故曰萬物之所說庸大以爲然謂脫說同兌聲古脫  
字多作說卽易睽上九後說之弧可見兌悅本訓自不  
可易而丁說爲漢人改讀之例亦得備一說也又解詩  
衆惟魚矣謂衆爲蠓字之省說文作蠃與蚤同左氏穀

文獻徵存錄

卷九

聖 有嘉樹軒

梁春秋經桓五年螽公羊傳作螺螺蝗類凡池湖陂澤魚鱖子皆近岸傍淺水處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北土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也其說新異學士盧文昭歎其能傳龍泓之學證之公羊說文義竝貫通可以釋千古之疑矣傳以諸生終



袁廷禱 顧廣圻 鈕樹玉

袁廷禱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上舍生居金昌亭畔題讀書之室曰三硯一爲介隱先生物一爲謝湖草堂硯則尙之先生硯一則列岫樓硯永之先生物也丁巳歲王侍郎昶以所藏清寒居士硯贈之錢唐奚岡爲作歸硯圖未幾又得谷虛先生廉吏石硯并前所藏爲五後築小園於楓江水木甚勝築小樓又以五硯名之藏書萬卷皆宋槧元刻及傳鈔祕本以紅蕙一叢植於階前名曰紅蕙山房日坐樓中丹黃不離手與顧廣圻鈕樹玉爲友亦與諸名士爲文酒之會藉屐風流不減阮氏竹林也廷禱事親以孝聞少孤母自教之詩文清峭文獻徵存錄

卷九

五 有嘉樹軒

無凡俗之累嘗以說文新附有誤增之字據經子古書證之其本字已具於說文爲說文新附考七卷又爲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論大誥序將黜殷命云今尙書諸本皆無命字詩豳譜正義引之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旣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默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默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考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誥字旣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具存此摩改之明徵也其

論說文解字鞠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  
華之鞠字以別於鞠之爲治牆菊之爲大菊蘧麥也嘯  
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嘯喻也曰淮南宋蔡舞嘯喻  
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織美  
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言也  
麀麀牝者曰朱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麀牝麀則麀  
不當云牝矣液盡也曰盡當作儘血部儘氣液也小徐  
本玉篇廣韻並作津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盡誤也  
布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  
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小徐本故字與豕同  
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布見九篇豕部

此己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剗改篆體作𠂔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平卒年四十七錢大昕曰廷禱承節母之誨讀書敦品克自樹立陟屺之慕久而勿忘旣繪竹柏樓居圖乞名公題詩裝成兩卷復以誌銘傳贊諸文次於遺象之後以翁閣學所書貞節堂三字顏於幀首太孺人之貞心廷禱之孝行不獨汝南一門流芳亦三吳盛事也予嘗見宋槧列女傳以顧愷之圖象與向書相輔而行而武梁祠石室亦刻梁節姑姊京師節母諸象漢史載金日磾母圖象甘泉宮則圖象自漢有之與禮家愛存慈著之義固相昭合明

初錫山華氏春草貞節兩卷皆名流翰墨朱性甫鐵網  
珊瑚具錄其文廷構之行誼視華氏有過之而卷中詞  
翰亦不減前哲後有續性甫書者亦將有取於斯矣夫  
顧廣圻字千里一字澗蘋元和人諸生經史小學厯算  
靡不研究校宋本列女傳國語爲之札記江聲弟子也  
鈕樹玉吳縣人家洞庭隱於賈

程瑤田 方粹然

程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縣人少入塾先生謂孺子  
盍言爾志曰無志窮達由天命窮爲匹夫不得曰非吾  
志而卻之也達爲卿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  
坐者起曰是聖賢之志也瑤田曰讀書不當師聖賢耶  
爲博士弟子員鄭虎文掌紫陽書院甚重之有論學小  
記述性四篇一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則有其  
質有其形有其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  
有者也是故有元亨利貞之德天地之性也有仁義禮  
智之德人之性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智之德  
故不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

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斷乎不能如人之性。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終不謂其性之善。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不知性一而已。必謂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烏得有二性哉。譬之水其清也。質形氣之清也。是卽性也。譬之鏡其明也。質形氣之明也。是卽性也。水清鏡明。能

鑑物及其濁與暗時則不能鑑物是卽人之智愚所由分也極濁不清而清自在其中極暗不明而明自在其中是卽下愚不移者其性之善自若也智愚以知覺言全在稟氣清濁上見性則不論清濁不加損於知覺但稟氣具質而爲人之形卽有至善之性其清性善者之清其濁亦性善者之濁也其智其愚性善者之智愚也此所謂性相近也斷乎其不相遠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者存其性善也非由外鑠我也其去之者所謂舍則亡者也夫非性有不善故操之則存矣二曰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以別之曰此氣質之性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



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雖然性也而安得有二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竝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氣稟之前言性則人物同之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性善斷然以氣質言是薑則性熱是水則性寒是人之氣質則性善是物之氣質則性不能善塗之人可爲

禹以其爲人之氣質也性善不可驗以情驗之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學者習於正也不習於正則習於邪彼此相遠習爲之也此人之所以當謹所習三曰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情於何見見於心之起念耳人只有一心善轉於惡惡轉於善亦只此一念耳性從人之氣質而定念從人之氣質而有若有兩念便可分性有善惡

今只此一念善者居其先惡則從善而轉之耳或謂人之欲乃固有之安得無惡念居其先者不知是欲也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其先豈必不善有物必有則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卽則之所從生也其曰命也有性焉是性卽則之所從也生過乎其則斯惡矣今爲盜賊者未有不迫於飢寒者也其初只有謀生一念耳夫豈不欲擇其善者爲之而皆不可得至於不得已然後一切不顧而爲盜賊又必有一二爲盜賊者從而引之所謂習也下愚之人亦從念之過乎其則始旣過乎其則勢將大遠乎其則而至於萬不能移其可移者固未絕也隱而不見觸亦不萌積重之勢使然也故直謂之不移而已且夫仁義禮智

之端心固以爲當然也心之所然而乃不然所謂忍也忍之爲言反其所然之謂也其所然之心至死不中絕性善故也四曰曷爲乎疑孟子性善之言與夫子異也夫子言性相近言下愚不移性果善乎求其說而不得安得不以孟子之言性爲超乎氣質而言之也雖然人皆以夫子之言難孟子而卒未有以孟子之言證夫子也今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可以云者相近之云也其言情之可以爲善也則驗之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心之爲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者蓋驗之於習相遠之人且驗之於下愚不移也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

皆有者下愚不移所不能無也是孟子之言性善正爲有此習相遠之人與下愚不移之人而決言之也降才非殊性相近也多賴多暴習相遠也又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是不罪性而罪習有一言不與夫子之言相發明乎然則孟子之言性善未嘗離氣質而言之也則曷不取以證夫子之言耶嗚呼孔孟言性竝主實有者言之如溯性於未有氣質之前此所以終日言誠茫然不解誠之所謂也瑤田又師淳安方粹然婺源江永學益雅博有井田溝洫名義記曰余考匠人爲溝洫之制復取鄭氏註小司徒職所引司馬法之文讀之然後歎聖人立法之精也畝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

爲屋屋之名命於三夫之遂同承畛水象屋雷之垂於  
檐也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疆別九夫二縱二橫如井  
字也井十爲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通於洫也通  
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  
是成也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  
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爲同同大成也一  
澮上承洫溝遂畛之水以專達於川其有一畛之水不  
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溝一溝之水不入於洫一洫  
之水不入於澮者乎以此言同同之名弗可易矣神禹  
之治水也澮畛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  
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く畛二く爲

《增》衆《》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  
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濬之理而冀萬世農桑之安  
其承《》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曷  
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犇也縱橫  
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  
字從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衆  
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  
濫之害也鄭氏註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亦以爲  
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  
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  
令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

之也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  
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然則溝洫不壞卽謂  
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夫神禹之治水也旣疏  
九河又濬漯川此何故哉觀其盡力於溝洫可想見神  
禹之用心矣管子立政篇溝洫不遂於隘郭水不安其  
害則責之司空此皆  
溝洫爲除水害之證乾隆三十五年領鄉薦大挑二等  
選嘉定縣教諭顏其室曰讓堂乞病歸邑人購忠烈名  
流手蹟贈之瑤田曰鄉先生手蹟宜藏於鄉也對曰先  
生不取吾邑一錢豈破紙亦不受耶乃受之王鳴盛詩  
曰官惟當湖陸師則新安程其景慕之如此歸後讀書  
不輟尤善言禮有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儀徵阮元敘之



曰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間以爲失誤後之  
儒者或疑鄭註之非率皆憑執空論無有顯證瑤田一  
以玩索經文爲本辨疑似於毫茫之間聖人制禮精義  
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啟迪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  
精者總麻章末云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齊衰  
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註云是  
婦人爲夫之族著殯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  
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此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末然未  
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又小功殯服傳問云中殯何以  
不見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鄭註云大  
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殯服

鄭註固執作解然亦未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瑤田則考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竝長中大功下小功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竝長小功中下總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因斷長中降一等四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總麻章庶孫之中殤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章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註云男子同不報耳傳唯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

人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議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瑤田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唯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因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此傳似誤郝敬疑之云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尙不厭妾父母之服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瑤田則考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當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

君爲例擬不於倫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子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以  
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子之別起  
貫下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  
嗣是依舊讀疑鄭註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  
註與舊說尙兩可也瑤田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  
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  
又考定女子嫁者例不降正親必降旁親於是經文章  
句與傳文不相溷淆矣至於高祖之不制服小功末之  
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總麻素食非白食弟之  
妻稱婦精言善解窮極隱微明聖人制禮之心於千百

年後此儒者之所以通也。自少至老，篤志著述，以揚州三江只一江。班固地理志三見揚州川者，是志職方之其川三江，非說禹貢主鄭康成註。正鄒道元水經註之譌。成禹貢三江考，鄭康成註太宰之九穀曰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苽瑤田，以稷粱二者言，人人殊。與農家者流商確，據許叔重說文釋之，謂粱爲粟，以稷爲秫。今高粱也。定九穀考，周髀算經言數出於矩，瑤田暢其說以明用矩之道。又從休甯戴震受準望法，因推求準望重測，用較爲法之理爲圖三。曰測高圖，曰因遠知深之圖，曰高遠廣三者三者皆不知用三測互求之圖爲儀以驗之。其後又加初測重測二圖，測深測遠二圖，謂周

髀無測廣之法非逸也舍臥矩弗能測廣測廣包於測  
遠中也然施於重測則知廣與知遠其用臥矩之法殊  
異又加測廣之圖交測之法由槩於三測互求圖中演  
之爲偃測覆測臥測三法加三圖又演之加交重測之  
法亦三圖凡爲圖十有四附圖二又一一詳說之爲周  
髀矩數圖註周髀用矩述著於數度小記善鼓琴有聲  
律小記晚旣失明口授琴音記續編使其孫寫之又有  
論學外篇宗法小記釋宮小記考工創物小記磬折古  
義水地小記解字小記釋草小記讀書求解九勢碎事  
釋蟲小記修辭餘鈔總爲通藝錄嘉慶十九年卒年九  
十性和緩終身不解詬詈隸書師晉唐人精妙無比少

時淳安方葵如見其詩極喜之別有讓堂詩鈔十八卷  
藁草藏於家

方粹然字心醇少隨父葵如居京師主長洲何焯後寓  
居歙城外之河西號河西寓公又愛西湖之勝久居錢  
塘游嵩嶽雪夜宿僧寺爨下見燒餘木瘦製爲瓢持之  
復號雪瓢老人年七十餘卒著十三經註疏類鈔一百  
卷禮服古制二十卷皆散佚瑤田錄其文僅吳建周隱  
記豐溪吳氏書堂記及詩集敘數篇而已

嚴元照

翟澗

嚴元照字九能歸安人父樹萼喜聚書書至數萬卷課子不應試謂之曰讀書不精非學也士必通經通經必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訓詁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經破碎大道必始此矣元照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有規矩十齡於屏風上爲四體書擅其藝者莫能及號爲嚴氏奇童旣壯補諸生大興朱珪儀徵阮元深賞之尤熟精爾雅說文解字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學也嘗以說文敘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說文引詩亦涉三家春秋亦稱公羊又所引逸周書爾雅國語孟子等書敘皆



不載元照謂孔氏書毛氏詩周官禮左氏春秋論語孝  
經皆不列學官故特著之三家詩公羊春秋立學官人  
所共習故不著孟氏易久列學官而亦著之者所以別  
於梁邱施京三家也逸周書國語爾雅孟子不列於經  
故沒而不著存古義而表微學也又謂爾雅有音義異  
而并訓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賚爲予我之  
予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子羊汝切犯奢果毅尅捷  
功肩戡勝也犯奢尅捷功乃勝負之勝果毅肩戡爲勝  
任之勝載謨食詐僞也載謨乃作爲之爲食詐乃虛僞  
之僞昌敵彊應丁當也敵彊應丁乃當值之當平聲昌  
之訓當乃讀去聲厯秭算數也此數術之數而算之訓

數則又爲選數之數艾厯頤胥相也相讀平聲而胥之訓相乃有相助相視之義有音同義異而并訓者話猷載行訛言也話猷載行乃奸言訛乃莠言棲遲憇休苦叔隸咽息也棲遲憇休苦乃止息之息叔隸咽乃氣息之息古人之於字訓不因音讀而區別也釋詁篇首訓始篇末訓死兩端具矣篇內次第亦各以類相從釋言篇有一字而兼兩義者則彙置一所基經也基設也之類是也或字異而義同者則彙置一所蠲明也茅明也之類是也有義訓相遞嬗而下者則彙置一所速徵也徵召也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者則彙置一所挾藏也挾徵也之類是也劉熙釋名釋言語篇其字義

必反覆相對似亦深悉此旨又謂爾雅與說文不盡合說文系部以賡爲古續字爾雅則云賡續也嵩字說文所無據韋氏國語注知古通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嵩崇高也故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學又謂說文引經典有兩例其引之證成已說者可不煩辭費其引之意在存古文者又一例也古文每多通借許君引之不着於正文之下而在所假借者著與本書之故訓並不相蒙言部云諛問也引周書勿以諛人古文尙書借諛爲儉而非以問字解書也支部云岐追也引周書常伯古文借岐爲伯而非可以追訓也目部云睞低目視也引周書武王惟睞古文借睞爲冒而非可以低目之訓

解書也又云瞋恨張目也毛詩借瞋爲頻而非以張目訓詩也木部云椶木長貌引詩椶差荇菜毛詩借椶爲參而非可以木長詁詩也人部云侗大貌引詩神罔時侗毛詩借侗爲恫不可云神罔時大也心部云忼慨也引易忼龍有悔孟氏易借忼爲亢而非以慨訓易也引經閒有爲經作訓如莫訓火不明引周書布重莫席卽云織簟席也罔訓同行引商書曰罔卽云罔罔升雲半有半無忼訓忘訓嚶引周書王有疾不忼卽云忼喜也塗以土增大道上也古文塗作𡵓引虞書朕𡵓讒說殄行卽云𡵓疾惡也此因經義與本訓不合而又非假借故別爲之釋此又一例也又有兩處引經互異者如引

易爲的類爲鮪類

江有汜江有源赤舄已已赤舄

堅堅引書旁救倂功旁速倂功之類蓋所宗者皆西京初年之本傳授至東京中葉已不勝其繁義得兩通不敢執一己之見定故竝存焉審慎之意也又有引經互異而灼知其爲傳譌者如刀部剝下引書天用剝絕其命而水部濯下云讀若夏書天用勦絕案力部勦勞也義不符若作剝則刀部無此字此勦字誤也水部濺下引詩施罌濺濺而於大部𦵏下引詩云讀若施罌濺濺案水部無從𦵏之字此濺字又誤也引詩書說亦稱詩書不復標明日部𦵏下引虞書曰仁覆𦵏下謂之𦵏天此虞書說也介部𦵏下引詩云不醉而怒謂之𦵏此毛

詩傳也其引爾雅亦或冠以詩曰爾雅本釋詩曰來部  
引詩曰不猷不來此釋訓文也馬部引詩曰駉牝驪牡  
此釋畜文也王氏三家詩考載入駉牝驪牡一句似不  
合也引經典惟毛詩用原文餘則間有櫟括如引虞書  
洪水浩浩卽堯典文也引周書我有載于西卽大誥文  
也以其文繁故從畧又正文不具訓釋而卽引經以證  
之者則以經義已明不待訓釋也又有引經而不標明  
某經者大都其字僅見於此而其義亦可尋文而得故  
也又云說文間亦自著讀法大都與六朝以後不同者  
半隋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久佚惟顏氏家訓書證  
篇引著字音塢隗反與本書讀若威相合能得許君本

旨小徐集傳刀朱勑加音切大徐校定本翻切悉用孫  
愐唐韻與許君讀法不合者不能出一語發明之若贅  
旒然豈校書之體乎又云說文於部字例凡厶之屬皆  
從厶之文其部內無字者亦有此語繫傳於才部發其  
例云此一部內無字而云凡才之屬皆從才爲有材字  
哉從才在他部也又云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或云卽  
錙字也案說文之例正文之下有或作古文籀文等字  
錙當是劉字之重文後來脫去正文以殺也二字誤列  
於錙下故耳說文脫去之字甚多如免字希字皆見於  
偏旁也日部云旭從日九聲讀若昃徐氏疑九非聲案  
旭昃二字讀許至切非古音也昃從冒聲而讀許至切

則已非冒聲矣徐於昃字未嘗致疑而獨疑旭字何也  
旭古讀爲好小雅云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氏讀旭  
旭爲好好冒音近好與酒與醜與牡與宄與阜醜爲韻  
知好與九古音亦相近也蓋二徐不甚通古音其譏非  
聲者多不確也作爾雅匡名自暢其說然絕意進取人  
以爲碌碌元照亦不樂人知意泊如也旣而以所居囂  
隘徙德清卒年僅三十餘所著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  
娛親雅言多未傳於世

翟灝字晴江衢州府教授著有通俗編東臯雜記四書  
攷異無不宜齋詩文集嘗言爾雅絀之爲善絀字不見  
於經灝通之曰廣韻訓絀爲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



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則繕者器之善者也又云古爾雅當有釋禮篇與釋樂篇相隨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乃釋禮之殘缺失次者嘗與錢塘梁王澠論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欲搜攷以證其譌因握筆互疏所出頃刻數十事時方被酒旋罷去未竟藁然其精力殊絕人也

文獻徵存錄卷九終